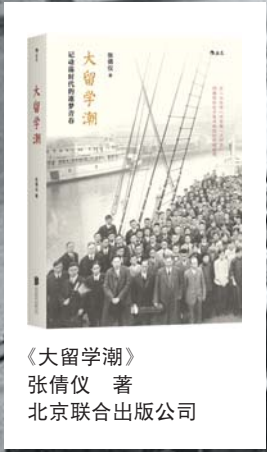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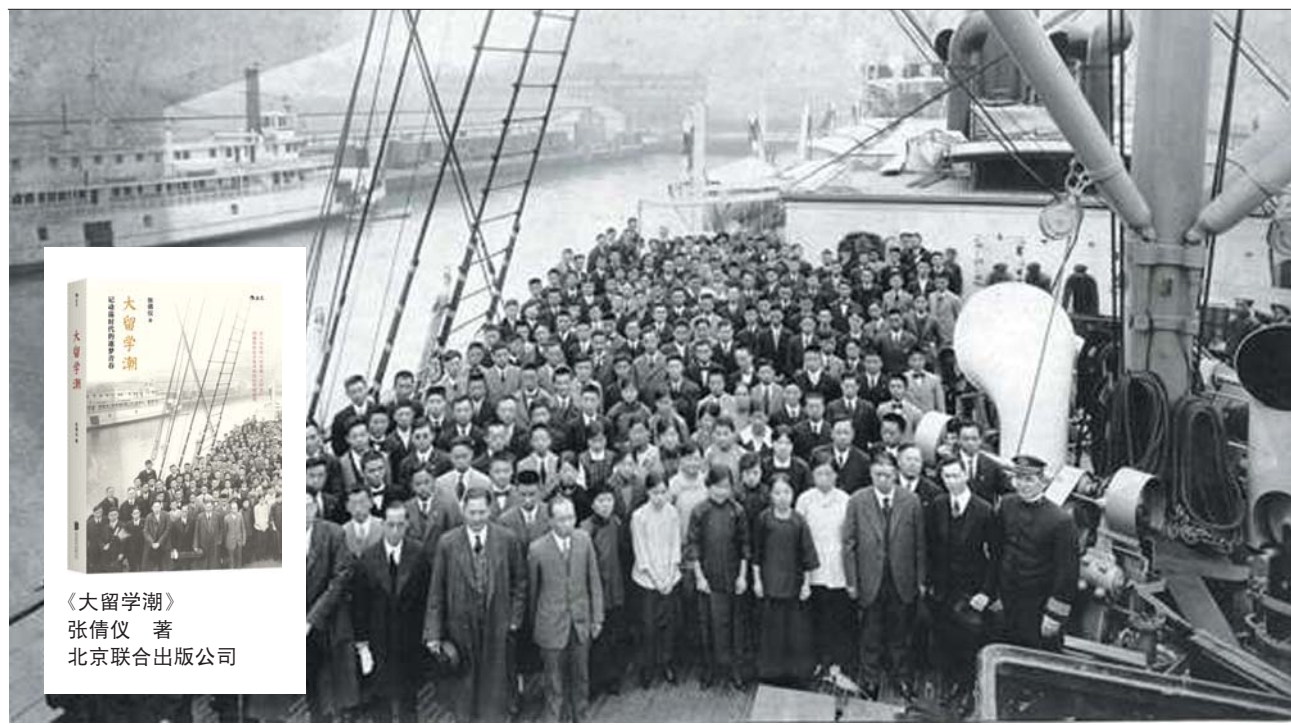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▲ 1918年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上海登船

### 留学归来： 我们是倔强的 中国老百姓， 不愿做外国人

清朝覆亡后，民国政府将发掘新人才的眼光放在归国的留学生身上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顾维钧还未毕业时，袁世凯政府已通过驻美公使将其聘为政府办公室英文秘书，三十岁出头时，已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。在分崩离析的中国政局里，一部分早期留学生的仕途之顺难以想象。1922年蔡元培提到留学生在政府里的重要地位：“现在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。”但即便如此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未达到日本维新的效果。

国内的大学对留学生也青睐有加。大学凭借个人关系对海外留学生的成就、学业了如指掌，尽力设法将最佳人选聘为本校教师。1926年的南开大学，除了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，所有教员都是从留美学生中聘请的，平均年龄30岁左右，很多人在美国求学时就是朋友了。

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，中国局势不断试炼留学生的回国意志。在日本侵略的阴影下，他们回国；国共内战时，他们回国；政权更迭，面对不明确的前景，仍然有很多人回国。留学生为什么要决然回国呢？“七七事变”之后烽火连天时回国的杨绛讲得最好：“我们如要逃跑，不是无路可走……我们不愿逃跑，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，撇不开自家人。我们是国耻重重的弱国，跑出去仰人鼻息，做二等公民，我们不愿意……一句话，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，不愿做外国人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许多政治运动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，回国决定是对是错，成为留学生被问与自问的命题。名校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汤佩松1933年携加拿大籍华人妻子回国，曾多次放弃留在国外的机会，之后遇上“文革”等种种政治运动，记者问他作何感想，他说：“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人生。这就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。任何个人，包括那些兴风作浪者，都不能主宰它的总趋势。我们只能够，也应当，为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浩劫，一个伟大古老民族所遭遇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停滞而悲伤。至于个人的遭遇则是渺小的。”



▲由穿西装的勤工俭学生变成挖煤工人。图为罗承鼎在法国拉马西煤矿升井后，与同伴合影

## 大留学潮： 动荡岁月里的青春梦想

### 留学梦想：愿以所学，为国家收回权利，雪耻图强

甲午战败后的1896年，清政府派13名留学生到日本，作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把目光和希望移至国外，留学很快成为当时中国青年的梦想。加上清廷废除科举，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途径，留学成了新的前途出路甚至镀金方式。1907年的一天，正在上中学的蒋廷黻看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堂兄弟穿一身白制服，令乡人侧目，羡慕不止。因此他发誓，“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的尊敬，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”。

留学热潮虽然离不开个人出路的打算，也不能忽略一个更朴素的想法——通过留学学到一种救中国的方法。施肇基十六七岁时留学美国，当教授问他“来美求学有何志愿”时，他的回答是“中国积弱，受人欺

凌，愿以所学，为国家收回权利，雪耻图强”。

当时中国政府鼓励读理工科，中国留学生也抱有“科学救国”的梦想，读科学或实用科目的颇为普遍，但也有不少留学生改变初衷。

郝更生1919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。留美期间，见美国体育运动蓬勃发展，便产生了“体育救国”的愿望，于是转学到春田大学专攻体育。

留学日本的鲁迅、欧阳予倩、郭沫若、张资平、郁达夫、成仿吾，最初的志愿是学医科、地质、经济，甚至学陆军、造武器等，结果却成了小说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。在英美读经济的徐志摩，后来也成了大诗人。在美国，选修农科的留学生很多，因为中国以农为本，不少人认为农科最为中国所需，蒋梦麟、胡适的最初志愿就都是

农科。蒋梦麟后听从朋友的劝告，认为中国如果搞得不好，农业自然好，于是转读了教育。胡适读了三周农科就觉得无趣，却对选修的哲学、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放弃自然科学而转学政治学的龚祥瑞说：“我难忘故乡的见闻和被遗弃、埋没和漠视的善良而有才智的芸芸众生……我也没有耐心和阿米巴、草履虫、蚯蚓等小生命打交道。我选择了政治学。”

有着强烈的人文兴趣，但以理工为专业的留学生也有不少。1923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学的顾毓琇，同时也是戏剧家、诗人。国学大师钱穆之侄钱伟长擅长文史，只因受“九一八”日本侵华事件所刺激，为了救国，转而研究物理，留学加拿大、美国，成为中国力学奠基人。

### 留学不易：再不要使子女受晕船思乡的痛苦

当年留学需要很大一笔钱。留学生中，自费留学生占了很大比例，有些并不富有，父兄为了满足子弟的留学梦，不惜借屋卖地，甚至举债让子弟成行。23岁的巴金为去法国留学向大哥要钱，大哥说家中现在入不敷出，筹款困难，劝弟弟过两三年再去。巴金执拗不让他去，大哥只好汇来钱，让他去法国。历史学家黎东方为去法国留学筹措费用，搞得一家人乱作一团，父亲在去典卖土地的路上被半兵半匪掳走，受尽折磨，好不容易逃回家中便一病不起，几天后便去世了。

想自费留学而钱不够，很多年轻人想到了“半工读”这条路。在半个世纪的留学潮里，留学生半工读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和法国，特别是在法国，半工读几年间就形成了一个大潮流。五四运动前后，工读和劳工神圣的观念在中国流行，有人提出到法国可以工读，于是国内没有足够经济能力去留学的知识青年齐声响应，成为轰动一时的勤工俭学运

动。上千学生到了法国，既不会法语又没技术，有些人还对勤工俭学存在误解，以为半工读是指半天工作，半天读书，没料到是工作后有了积蓄再去读书，钱用光了，又要再打工。而且都是在大工厂做工，劳动强度大，时间长，做了八小时的体力活，又苦又累，连工余时间自修的精力也没有了。1921年，赴法勤工俭学生爆发了大学潮，部分学生被强制回国，陈毅即是其中之一。他回来后说：“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底下，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，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义生活，差不多我来法的初志完全是失望了。”

当时由于汇兑与通讯的不便，加上政局动荡，很多留学生都经历过财源断绝、生活不继之苦，连富商之子徐志摩在美国留学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当年赵元任拜访公费去法国读博士的刘半农，想给他一家照张相，刘半农说：“我们过得像叫化子一样的生活，就给我们照张叫化子相

吧。”于是一家人在墙角照了一张，刘半农的孪生儿子还双手趴在地上扮作讨饭的样子。

法国留学生侯外庐的妻子临产。在法国公立医院出生的孩子必须入法国籍，侯外庐没钱进私人医院，只得送公立医院。1930年欲回国时，法国政府不给他的儿子发离境证书，因为他是法国公民。侯外庐在法国三年，除了一捆《资本论》译稿和一个儿子外，一贫如洗，后经法国共产党朋友帮忙，才把儿子带回国。

当年的留学实在不易，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严济慈1924年在一封书信中写道：“我且不愿意将来送我们的子女来外留学，因为我们应该把中国学校改进到跟他们一样好，再不要使他们受晕船思乡的痛苦。”近百年过去了，送子女出国留学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呈现出越来越老龄化的趋势。曾经那一代人渴望子女不必远渡重洋求学的梦想，是否有朝一日会实现？

20世纪上半期，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留学大潮，从1896年到1950年初，有数以十万计的学生背井离乡，远渡重洋。当年一部留学史，有半部是清末民国政治史，还有半部，是平民求救国、求前途的艰难打拼。回望中国近现代史，像蔡元培、鲁迅、胡适、钱三强、汤佩松、林风眠这样的大师级人物，几乎都是留学归来。

曾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资深出版人、作家张倩仪，钩沉大量史料，搜集近300位亲历者的历史回忆，聚焦于几代中国青年知识精英，在《大留学潮》一书中，再现了传统中国向西方取经的曲折历程。张倩仪把中国当今的留学热潮，看作是近代留学潮的继续。今日的中国，已成为世界上输出学生的第一大国，一年留学的人数就比近代的半个世纪多出两三倍。当年国内学子出于什么目的纷纷出国求学？出国后生存何等艰辛？归国后出路又何在？书中的此类话题，在今天依然值得关注。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  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  
本版编辑：曲鹏  
美编：牛长婧